



纯子 和她的 父亲

〔日〕 远藤周作 著

李敏娜 卢合之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纯子和她的父亲

〔日〕远藤

敏娜 卢合之译

南人民出版社

纯子和她的父亲

〔日〕远藤周作著

李敏娜 卢合之 译

责任编辑：龚绍忍 许 文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15000

印数：1——12600

ISBN 7—217—00149—8/I·68

统一书号：10109·2120 定价：2.05元

新书目：87—35

目 录

清沈	(1)
序幕	(19)
回忆	(35)
当时的撒切尔首相	(60)
重逢	(81)
失道	(98)
发觉	(115)
新的发觉	(134)
女人	(150)
幽灵	(166)
五十六岁的抗争	(181)
李尔王	(201)
意志	(218)
选择	(240)
影子	(267)
辞职	(280)
旅行之约	(294)
父与女	(310)
旅行结束	(323)

清 洸

下雨前闷热而潮湿的空气笼罩着整个京都市区，没有一丝风。今晨，石井菊次同妻子乘新干线离开东京时，那里已经很凉爽了，可是，这里仍然暑气逼人。

菊次夫妇从车站乘出租车到达京都旅馆后，放下行李，拿了两盒袋装的清酒，立刻又乘出租车前往念佛寺附近的清洸。

“如果纯子一起来多好！”菊次望着窗外一排排京都住宅的低矮屋檐，不无眷恋地对妻子说。

“那孩子也讨厌陪伴老人吧，更何况我们是来京都上香……她更讨厌！”

“是吗？真的，我对她喜爱的爵士乐也一窍不通，那简直是敲洋铁桶，闹哄哄的。”

汽车沿着双丘驶离市区后，在两旁绿树成荫、碧水生辉的大路上飞驰着。

“我记得这一带好象有一株大樱树……一到春天，树的主人就烧起篝火，供人观赏……”

“您说那株大樱树吗？”一直默不作声的年轻司机手握方向盘，参加了菊次夫妇的谈话，“马上可以看到了。”

“请指给我们看吧。”

司机降低了车速，用手指了指树木山石遮掩的一角。就在路旁，一株硕大的垂樱赫然呈现在他们眼前。

“真是个好地方！住在这样的地方……好象梦境里一样。”

“是呀！”菊次点头叹息，“一想起战争年代和战后那些日子，我总觉得自己营造这样的住房不太好。咳，我们日本人变得奢侈咯！”

“可是……我们操劳了一辈子，入土前在清静的地方盖一栋简朴的房子，总是允许的吧。我们和纯子他们年轻人不同，在那场战争中，我们吃尽了苦头。”

菊次想：也许她说得对。这时，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老同学的面影，在他眼前一掠而过。在大陆和南海死去的伙伴们，他们连自己好不容易弄到手的这点小小奢侈也永远得不到了……

汽车继续朝前飞驰，绕过广泽池，眼前展现出一片宽阔的菜地，可以看见对面的群山。这时汽车改变了方向，驶向清泷方向的高速公路出入口。

“祭主不知来了没有？”

“放心吧，野口在公司都安排好了。”

“如果是他安排的，我就放心了。呃，我常想，无论如何得让象野口这样的人作纯子的丈夫……”

“野口大概不愿意娶纯子那样任性的姑娘……”菊次说。他想起了野口那微黑的面庞和明洁的双眸。在所有部属中，他是属于菊次喜欢的一类人。

(如果野口和女儿结婚……)

这一想法一方面使菊次觉得高兴，另一方面也使他感到凄然。

菊次只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纯子，小的是儿子公一。

有一次，女儿说想进一家名为“esprit”(活力)的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是纯子大学英语系毕业的一位校友创办的。

当时，菊次象其他父亲一样，反应冷淡，提不出什么明显的理由，只是不太感兴趣。

“这家公司大体做些什么呢？”

“公司的工作有两个，一个是广告业，另一个是为男人作服装顾问。”

“好，只是我不明白，这个所谓‘服装顾问’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呀，”纯子笑着说，“就是为爸爸这样年龄的人挑选全部服装的工作。和我们年轻人不同，你们是对服装缺乏自信的一代人。尽管如此，可是有的人心中还是想穿得好看些，就是作这些人的服装顾问。”

菊次第一次听到世上还有这样的职业。

“您不知道吧？在会员组织里……服装顾问很受那些政治家和实业家们的青睐哩！”

“不怎么样啊，”菊次更加不悦了，“在那样的地方工作。”

“爸爸，您是说要进银行或大公司庶务科才算工作吧，还是爸爸您根本就反对妇女参加工作呢？”

菊次被女儿抢白得语塞了，只好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女人迟早总要结婚的，在那种单位工作一年、两年，贡献不大，却拿出考察社会的口气说话，对父亲来说是令人不快的。只有男子汉才能真正献身于自己的事业……”

“这难道不是社会的弊病吗？难道妇女就不能献身于事业吗？”纯子用学生的腔调，摆出了学生的理由。

菊次屈服了。现在纯子每天都愉快地去那个他不理解的“esprit”社工作，并且常常很晚才回家。

“姐姐……你就打算从那儿踏入社会吗？”公一问。

尽管公一嘲笑父亲的质问，可他毕竟是男人，在这方面他和父亲有同感。

然而，对于菊次来说，他总觉得女儿比这个上大学一年级的儿子更可爱。当然，为女儿操的心也比儿子多。

所以，今天也——

“要是纯子和我们一道来多好！”菊次从往事的记忆中回到现实，又一次遗憾地想。女儿和儿子不一样，女儿早晚是要嫁人的，这对菊次来说，就好象不知将从哪里冒出一个家伙要夺走自己的掌上明珠一样，所以，他想在为时不太长的父女共同生活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带纯子到京都来，一起看看自己将要营造“最终住宅”的地方。

一种莫名的孤独悄悄涌上菊次的心头。怀着这种伤感，他和妻子在念佛寺附近下车了。

菊次将要营造“最终住宅”的地方位于后龙山天皇御陵背后。星期天和节假日，在通往御陵的大路上，妇女们都成群

结队地涌向念佛寺。然而，相隔咫尺的清洸却沉浸在一派肃穆之中，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最终住宅”。

前面，就是一首民谣中歌唱过的小仓山，后面远远可以看见洒满阳光的京都市区。得到这么好一块地皮，可以说完全是偶然的，菊次对此很满意。

当菊次夫妇到达清洸时，先来的五、六个人已作好了祭地准备，正在随意地抽烟。他们身旁挂好了草绳，设好了摆着糕饼、果酒的临时祭坛。

“哦，你们来啦！”设计师和工务店经理看到菊次后，站起来招呼道。

“让你们久等了。今天我们想再看看建房的场地。”

菊次有些难为情地环视着这块已经属于自己的狭长地皮。地面上，杂草已经除尽，只剩下一些细细的竹枝和杂树。他一边和设计师围着地桩察看，一边飘飘然地设想着将要建好的房子：这里是客厅，这里是卧室，这里是厨房，这里是洗澡间……。

“这里地貌也不错。”工务店经理笑着说。

“是吗？”

胖胖的祭主到来后，简单的祭地仪式开始了。

“念佛寺一带过去孤魂野鬼一定很多，在这样的坟地上盖房子，必须好好祈祷祈祷才行。”菊次想。他一边双手合十，一边不由得又想象着自己将来住在这里的情景：孙儿们在庭院里玩耍，因为纯子和公一他们总会结婚的，节假日，他们各自带着孩子从东京来看望我们。全家一起到嵯峨原野散步，

在广泽池泛舟，在岚山渡月桥吃樱饼。

想到这些，菊次又一次为搞到了这么好的地皮而庆幸，因为他已经五十六岁了。

两小时后，仪式结束。菊次夫妇向众人道别，回到京都旅馆。

“以后的花消可了不得！”在旅馆日本餐厅吃饭时，妻子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单说利息，每年也得付不少……”

“所以，现在无论如何我还得工作。”

（只要健康状况允许，我就要工作。）菊次心里嘀咕着。

回到住房，菊次立即往东京家里挂了电话。话筒里传来阵阵狂噪的音乐声，公一的声音就夹在其中。

“吵死人了！关掉那敲洋铁桶的声音吧！纯子在家吗？”

“不在，她说今晚要迟一点回家。”

菊次忽然感到有些不安，连忙追问公一。

“姐姐工作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公一懒洋洋地答道。

“喂！”

“什么呀？”

“纯子还没回家吧？”

“爸爸，不要紧的。”

“混蛋！”菊次气呼呼地说：“没出嫁的姑娘，这么晚还在外面疯……”

“现在和过去不同啦。说得那么严重……爸爸，您对我姐姐太严厉了。”

“我……不容许放荡!”

“哦，您自己不也常下半夜才回吗……哦……”

菊次放下话筒。以往菊次夫妻间曾多次发生过的争吵又开始了：

“男人和女人不同，你知道吗？都是你姑息放纵，孩子才变成这样。”

妻子轻轻别转脸，看着电视屏幕，避开了丈夫的责难。

翌日，又是一个炎热的晴天。

菊次夫妇买好了乘新干线返回东京的车票。此刻离开车尚有四个多钟头，时间还很充裕。

按妻子的要求，在下贺茂一家商店买了咸菜，准备回东京送人。又到附近两、三家古董店转了转。

“唉呀！什么东西都涨价了！”妻子本来想买几只荞麦碗，一问价钱，吓得缩回了手。

将来搬到清泷住，是需要些古董的，不过，菊次认为，就是到了那时，这些欲望仍然难以满足。

“现在还去哪儿呢？”从古董店出来后，妻子问。

“去鞍马吧。”

他们又叫了出租汽车去鞍马游玩。汽车穿过京都市区后，景象与东京完全不同了。通往青山的大路被绿树的浓荫覆盖着，潺潺的溪水缓缓流过路旁，真是风景如画。

“这里叫鞍马，因为古时候有一个到这儿来修行的高僧曾看到一匹佩着佛鞍的白马，所以起名‘鞍马’。”

“啊，小时候只知道有‘鞍马’这个地名……你怎么知道这

么详细呢？”

菊次独自笑笑，没有回答妻子的问话。

还是不对妻子说吧……这个“鞍马”曾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里。那是在学生时代，当他还是庆应大学的学生时，曾经失恋过。就在对方与别人结婚的那天，他实在无法呆在东京，于是乘东海线列车来到了京都。就在那种抑郁的心情下游了鞍马。那个女人的名字至今还珍藏在他的心里，但是，如今除却这段年轻时代的回忆外，什么也没有了，甚至连她现在家住何方也一无所知。

在鞍马整整消磨了两个多钟头。他们在寺后茂密的树林里散步，吃午饭，然后才从容返回京都车站。

到达东京时，已经七点多钟，家里点上灯了。

“我们回来了。”菊次夫妇一边推门一边说。

“您们回来啦！”随着这明快、甜脆的声音，系着花围裙的纯子从厨房里飞跑出来，接着公一也迎出来了。

“累了吧？”

“不累。”

菊次已经恢复了好心境，昨晚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一边脱鞋，一边慈祥地望着女儿微笑。

很久没有全家人一个不缺地在一起吃饭了——菊次无限感慨地想。

“怎么样，公一。”他将威士忌酒瓶伸向公一说。

“谢谢，我不喝。因为下周要考试。”

“是吗？孩子他妈，你喝不喝呀！”

“我够了。”妻子摇摇头说：“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喝呢！”

“嘿，对你们这些不懂喝酒的女人没法说！”

“爸爸，懂酒味的女人在这儿呐！”纯子举起一只手说。

“啧啧，”菊次笑着问女儿：“你喝威士忌吗？”

“喝呀！”纯子嗲声说：“有时在公司下班后，大家也一起喝一杯哩！”

“好喝吗？”

说着，菊次亲自将冰块放进杯子递给了纯子。

“那么，我就陪爸爸喝一杯吧！”纯子俨然象个喝酒的行家，将琥珀色的酒液灌进口里。

“唉呀，不象话，没出嫁的姑娘喝威士忌，成什么体统！”妻子唠叨着。

“妈，您又翻老皇历了，我们学校的女生喝起酒来才厉害哩，时代不同了嘛！”公一不以为然地嘲笑道。

“不过，公一，一旦要结婚，男人可不喜欢那样的女人呀！”

“妈！谁愿意嫁给这么狭隘的男人呀！”纯子没有理睬母亲的劝说，一口气差不多把杯子里兑水的淡酒喝光了。

“你呀！总是没理找理！太自负了。前次相亲，多好的一门亲事……”妻子一边夹菜，一边惋惜地数落女儿。这是指两个月前，不知第几次向纯子提亲告吹的事。对方是一位刚从伦敦留学回家，家境颇丰的青年。

“好了，好了！”菊次一只手搭在女儿的肩膀上说，“当事人自己不愿意就没办法了，况且那小伙子也太狂妄了。”

“你呀，纯子还没表态，你就开始打破。好不容易遇上这

么好一门亲事，全被你搅黄了。”

菊次想：正是妻子说的这样，他是一个表面上很关心女儿的婚事，然而一旦别人来提亲，就要对男方吹毛求疵的父亲。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每次提亲都告吹。

菊次有些醉了，脑子里晕晕乎乎地想：

（最好永远把这颗明珠攥在手心里。难道自己亲手抚养大的女儿就这么交给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人不成！）

这就是他的本意。作为父亲，这层意思是不能说出口的。

“我呀，这辈子是不会去嫁什么人了。”纯子稍微提高了嗓音说。不知为什么，就在这一瞬间，一缕淡淡的忧伤轻轻地掠过她那清秀的面庞。

“那，”公一急急忙忙吞进一口饭说，“你说话不算数了？你不是说过，出嫁后就将你的住房和立体声给我吗？”

“我改变主意了。”纯子毫不在乎地对弟弟说。

（啊，我的一家人都是幸运的。）

听到姐弟俩这番对话，菊次感慨地想。这就是一个五十六岁男人的多情善感。

菊次的公司在原宿附近。

每天，他都在新宿换乘地铁，然后经过表参路步行到公司。

每当走过这条路线时，菊次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因为他是属于战争时期的一代人。

（那时可不是这样……）

他的眼前浮现出一条人影稀疏、空旷而灰暗的道路，与路名“表参路”极相称，这是一条通往明治神宫入口的参道。因为是参道，路旁古树参天，周围没有什么显眼的商店和建筑物。一路上，只见几个身着扎腿裤的妇女和穿国民服的男人，低垂着头，默默向神宫走去……。

现在这里则大不相同了，各式各样的商店、咖啡馆，一间紧挨一间，年轻人多得象潮水一般，在路上涌来涌去。

“小伙子们呐！”菊次喜欢对自己的年轻部属们重复这些话：“你们相信吗？大战时，空袭之后的第二天早晨，这条马路摆满了烧焦的尸体咧！”

“哦，真的吗？”

“当然真的。”

不过，听他说古的年轻人都显出一种“瞧，战中派又开始老调重弹了”的表情，因为战争已是很遥远的事了。

“真象做梦一样！”

象做梦一样——什么话！能将那场战争说成象做梦一样吗？这时菊次立刻会显得不快和不解。

步行五分钟就到了一栋六层的大楼前，公司设在大楼里。

“早上好！”菊次向女接待员点点头，径直走进电梯，然后按下四楼的按钮。

坐进办公椅，从桌上拿起茶杯，吸了几口茶以后，菊次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正当他拿出文件箱中未处理的文件进行查阅时，野口进来了。

“部长，我想向您汇报关于明年用的年历的事。”

上周部务会议上，菊次曾向部员们布置过制订下一年度工作计划一事，所以，离新年尚差七个月，他们就开始筹划明年元月用的年历的印制计划了。

“是我们几个年轻人商议的。”

“嗯。”

“我们想完全舍弃过去的那套做法。以前我们和别的公司都这样，一印年历就非得请名演员和职业模特儿不可，当然，这也无可非议。不过，这次我们想找一些完全普普通通的姑娘和年轻太太来作模特儿。”

“普普通通的？”菊次慢慢抬起头，注视着这个完全被自己的设想陶醉了的部下，“找到了吗？你说的这些普通姑娘？”

“要找不难。现在的姑娘表情很丰富，胆量又大，不会比那些名演员和职业模特儿差多少。所以，我认为，看了这些普通的太太、小姐使用我们公司产品的广告画，顾客会觉得亲切，而且，这样演出费也少得多。”

野口不明白菊次对自己提案的看法如何，所以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上司。

“这一次，先试印两张广告看看吧！”

浏览过文件箱中的文件后，菊次一一在文件上盖好章，然后，又从桌上拿起野口制订的计划书，粗粗看了一遍。

在计划书的提案人一档内，除野口外，宣传部的几个年轻人都签了名，他们就是在部里自称少壮派的几位老兄。

计划书的内容大体上是野口刚才讲的那些。

作为提案，的确很新颖。是的，与其请那些名演员和名

模特儿，不如请一些普通姑娘和年轻太太作广告画的模特儿，这个想法很新鲜。

不过——

对于长年从事商品宣传、开发工作的菊次来说，不能不考虑得更加周到。他觉得年轻人一想出什么新奇点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进去，这样难免不出现盲点。这个盲点就是顾客看了广告后将产生什么样的感觉。

根据自己多年工作的经验，他知道，顾客们看了广告后，通常会产生三种感觉。一种是不屑一顾；一种是感到新鲜、有趣；第三种才是引起购买欲。

表面上看，第二种感觉与第三种感觉似乎相同，其实，它们有天壤之别。

这一点，对于年轻的部员们来说，不好理解。

（听听野口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菊次一边想，一边看了看正在忙于各自工作的部员们。

在所有部属中，菊次常常有意无意地关照野口。因为他是自己母校的晚辈校友，而且，入社考试时，野口曾持母校校长的介绍信来家里找过自己。

菊次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野口时的情景。当他第一眼看见身穿紧身学生服，面孔微黑，牙齿雪白的野口时，就认为野口是个好青年。野口礼仪周到，行动敏捷，曾是菊次毕业的那所高中（菊次读书时，还是五年制中学，战后学制改革，才改为高中）的足球选手。

“校长先生身体好吗？”